

滇西作家丛书(第二辑)

为祖国滇西南边陲临沧市境内所独有的傈僳人，未经专家考证之前，其泊来之地依然是一个谜。傈僳人没有文字，却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他们崇信万物有灵，崇敬祖先，敬奉多神。在这块秘境里，仍保留着幼子定亲等等较为独特的风俗习惯。这里是最后的秘境，本书作者将引领着你，前去探秘……

秘境 挥踪

——探访神秘的傈僳人部落

李有旺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秘境探踪

——探访神秘的俐侎人部落

李有旺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境探踪 / 李有旺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6

(滇西作家丛书. 第2辑)

ISBN 978-7-5367-3703-7

I. 秘... II. 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3987 号

丛书主编	王子荣
丛书策划	杨义华
责任编辑	郑卫东
装帧设计	杜 成 易 佳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32
总 印 张	90
总 字 数	2000 千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2000
定 价	380.00 元(全 10 册)
书 号	ISBN 978-7-5367-3703-7/I·765

《秘境探踪》序

李德栋

彝族支系的俐侎人主要聚居在永德县乌木龙彝族乡。那是一片隐秘的土地，因地缘封闭和历史的忽略而神秘，也因此保存着活化石般的民俗文化。一代代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俐侎歌舞古朴优美，有着狩猎时代印迹。例如舞蹈“箐鸡摆尾”、“老牛擦墙”、“黄鼠狼望蜂子”等，就是模仿动物的行为演化而成的。还有那些沧桑的古歌，传唱着历史的喜怒哀乐。更有“桑沼哩”节，具有神秘的“东方情人节”韵味，演绎出俐侎人自由奔放的爱情和友情。永德县文联副主席李有旺的新作《秘境探踪——探访神秘的俐侎人部落》，无疑是一本解读永德县俐侎人民俗文化的好书。

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八代会和中国作协七代会上的讲话指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文艺是人民奋进的号角，繁荣文艺创作是时代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需要，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永德县文联的工作一直受到县委、政府的重视,近年涌现了一批文艺人才和作品,有旺就是佼佼者。

有旺的新作即将出版,嘱我作序,我为故乡又出人才又出作品而高兴,欣然应之。通读全书,我觉得这是一本真实的可读的好书,它是田野调查笔记式的文化大散文,用独特的视觉和流畅的文笔展示了俐侎人的民俗文化,给人一次神秘的人文之旅的享受。

和谐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区域民族旅游文化建设需要一批乡土文本为基础,需要一批本土作家作支撑。没有人文创作文本的文化建设,就只停留在民间艺人口传心授的阶段,它要走出山林是很难的。国运昌,文运兴。我们生活在这伟大的盛世,真是万幸!我祝愿李有旺创作丰收,以优秀的作品讴歌故乡,成为故乡的歌者。

2006年11月20日

(作者系临沧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

李有旺的探索与发现

——读《秘境探踪》有感并序

大理 / 李智红(彝族)

近日,远在临沧市永德县文联供职的家门兄弟李有旺,写了一本书,一本“很有谱气”的书。在这本书中,李有旺以大纪实的手笔,全景式地再现了一个名叫“俐侎人”的神秘部落的生产生活概貌,反映了李有旺在深入探索这个部落,悉心研究这个部落之后的发现与思考。

李有旺的书,让我倍感惊讶。因为此前我从未听闻在祖国滇西南边陲的临沧市境内,竟然还生活着一个没有文字,却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崇尚黑色,并至今仍然保留着幼子定亲、结鬼亲等古老遗俗的,一个名叫“俐侎人”的古老部族。

许多年前,当我第一次涉足永德那块到处都充满着一种古老的文化气息的土地时,首先感受到的,便是一种难以言状的神秘。永德的山,都很有力地雄伟着,又很有耐性地延续着。永德的水,都很随和地流淌着,又很缠绵地逶迤着。绵羊油一样奶白的云朵,在山与山的缝隙中堆积,像一团团刚刚被棉花匠弹压过的棉絮。这些山,这些水,这些云朵,构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意境,那个时候我便莫名其妙地产生过一个充满着魔幻意识的揣想。我揣想在永德这些

山的深处,这些水的深处,这些白云的深处,这些长满了芒果树、甘蔗林的大地块的深处,一定隐藏着许多恒久存在的,不为人知的秘境。那里遍布着许多古老的民族部落,保留着诡异的原始崇拜、原始信仰、原始图腾;那里的部落与大自然血脉相连,被众神看顾,他们能够通过一种神秘的仪式,与众神对话。能够经由灵魂的指引,抵达繁衍神祇的天堂或收留死亡的冥域。尤其是当我风尘仆仆地到达永德县的经济文化中心德党镇之后,突兀看见德党背面那座巍峨耸立,林海苍茫的大山时,更坚定了我的这一想法。想不到,在十多年后,我这个几近荒谬的揣想,竟然被李有旺的探索与发现所证实。

我清楚地记得,为了响应冥冥中一种神性的召唤,前往永德采风的时间,是1993年的10月。那个时候,从永平通往永德的路,艰辛而又遥远。最短的捷径,是从永平到保山,再转车到施甸,然后,便可以乘坐从施甸发往永德的班车,过姚关、穿旧城、越湾甸、翻小勐统,再沿一条逼仄的弹石公路,颠簸上大半天,便可抵达。

在施甸一家充满着旧时光味道的招待所下榻一晚后,第二天天麻麻亮,我便座上了一辆破旧的大客车,向着永德方向进发。那是一条路况极差的土路,破旧的汽车在上面颠簸着,让人联想到吉普赛人的迁徙或旅行。有冷硬的风不断吹来,飞扬起满天的尘土。红的尘土,黄的尘土,褐的尘土,甚至是五种以上颜色混杂的尘土。尘土的颜色随着道路所穿越的那些大地土色而不断地在变换。

车过旧城的勐波罗河之后,沿路的风物开始逐渐变化,

一些亚热带特有的植物开始陆续出现。特别是在过了小勐统之后,眼前开始出现大片的芒果林,大块菠萝地以及长满凤尾竹、芭蕉、柠檬、牛肚子果的,一些很陌生的寨子。但更多的,是大片的甘蔗地,好像有几万亩样子,看不到尽头。甘蔗的叶片已经枯黄,被风吹着,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一些很俊秀的树,很雄伟的山,也陆续开始在眼前闪现。车过永康时,我看到了白的云朵,淡的烟霭,在一些河谷中缭绕。我还看到许多穿了不同花色,不同样式的民族服饰的女子,在甘蔗林中劳作,收割甘蔗。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些女子都像仙女,是来自天堂的女人。她们劳动的样子非常好看,摆着腰肢,撅着屁股,挥着手臂,唱着歌谣。成片的甘蔗,在她们的身后有秩序地倒伏。空气中,已经能够闻到一种甜丝丝的味道。

在永德,我呆了整整一个半月,但直到离开,我除了终于熟悉这座边陲小城的布排格局和一些非常表面的地理风情之外,对那些大山深处所发生的一切,所隐藏的一切,依旧一无所知。但我知道,永德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它一定隐藏着许多会让外界刮目相看或大吃一惊的秘密。果然,当我读到李有旺的《秘境探踪》之后,这个想法终于有了非常有力的佐证。一个名叫“俐侎人”的部落,使我对这片神秘的土地,更多了一份深深的敬畏。

为了履行一种天赋的神圣使命,为了响应灵魂指引和召唤,李有旺走进了“俐侎人”的部落,走近了那些黑色的灵魂。用李有旺的话说,他“要融入其中,深入核心”,去实现“灵与灵的对话,心与心的碰撞,人与人的沟通”。他坚

信，凭着自己的真诚与贴近，“终会搭起一座桥梁，从外界通向内核，从表皮深入本质”。

通过李有旺的书，我才了解到：俐侎人是我们彝族人的一个支系。我知道我们彝族的支系极为庞杂，但每个支系都在多个地方广有分布。只有俐侎人，为滇西的临沧市所独有。整个俐侎部落，共有一万八千多人，分布在临沧市的三个县、五个乡镇、二十一个村。其中，又以永德县分布最广，约占总人口的74%。

通过李有旺的书，我还了解到：俐侎人非常热情好客。俐侎人的微笑最真诚，俐侎人的火塘最温暖，俐侎人的土酒最醇厚，俐侎人的心地最善良。俐侎人能歌善舞。俐侎人的音乐最动听，俐侎人的谣曲最悠扬，俐侎人的舞步最板扎，俐侎人的对歌最欢畅。俐侎人坚定不移地薪传着传统文化。他们敬奉祖先，崇拜多神，坚信生死有轮回，万物有灵魂。保留着最原始的自然崇拜，祭色林，祭山神，祭天鬼，祭天神，祭地公地母，祭天公天母，祭水神，祭火神……崇拜狗、松鼠、布谷鸟等动物，崇拜树藤、芦苇、杜鹃木、茅草等植物……俐侎人勤劳勇敢。他们安贫乐道而又自尊自强，热爱生活并且创造生活……

可以说，是家门兄弟李有旺，为我开启了更深层次地去感悟、去解读这片热土的一扇明亮的窗子。通过这扇窗子，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并知道了在那些群山的怀抱中，在白云的深处或更深处，还有我们彝族大家庭中一个“俐侎人”的部落同胞，在生活，在恋爱，在祭祀，在繁衍，而此前，我对他们竟一无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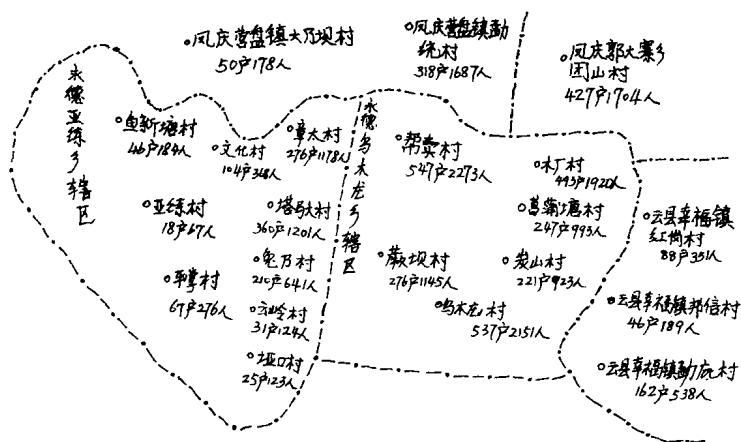
在这本名叫《秘境探踪》的书中，李有旺用纯纪实的手法，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俐侎人”这个神秘的少数民族部落原生态的生存全景。我晓得，写这样的题材，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你得像一棵坚定的大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下去，扎进“俐侎人”生活的“土层”，扎进那片秘境最厚实也最有营养的部分。你得像一只勤恳的竹鼠，把“俐侎人”生活的表象，竹根一样使劲地掰开，才能品嚼到“俐侎人”繁衍历史和神秘遗俗中那最本色也最甘醇的“汁液”。

感谢家门兄弟李有旺，是他的书，让我认识了我这些久违的同胞，并且在心灵和灵魂的深处，与他们实现了沟通与交流。

我坚信，我一定会选择生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重返永德，并且深入到“俐侎人”生活的群山深处，河谷深处，与我的这些叔伯婶母兄弟姐妹们一道，唱歌喝酒，跳舞渔猎，然后围坐在燃烧着通红的疙兜火的百年老火塘边，享受着那种只有神灵能够感应的安谧，直到天亮。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永平县文联专职副主席、《读者》杂志签约作家。已出版诗集《永远的温柔》、散文集《布衣滇西》）

为祖国滇西南边陲临沧市辖境所独有的傣侏人，分布在云县、永德、凤庆三县交界处，涉及五个乡镇，分别是：云县幸福镇，凤庆县营盘镇和郭大寨乡，永德县乌木龙乡和亚练乡。遍及 21 个行政村，4 612 户 18 214 人。其中：云县涉及 3 个村，共 296 户 1 078 人；凤庆县涉及 3 个村，共 858 户 3 569 人；永德县涉及 15 个村，共 3 458 户 13 567 人。生活在永德县境内的傣侏人占傣侏人总人口的 74.5%。其中乌木龙乡有 2 321 户 9 405 人（占傣侏人总人口的 51.6%）；亚练乡 1 137 户 4 162 人。傣侏人分布情况大致如下（草图）：



目 录

一、黑色的召唤	(1)
二、走近俐侎人	(5)
三、俐侎人起源的传说	(9)
四、黑色恋歌	(12)
五、民间艺人曹福昌	(15)
六、神圣而美丽的迁徙	(18)
七、蓬勃如竹的俐侎人	(22)
八、为了正义的纪念	(25)
九、俐侎人和狗	(28)
十、嫁女回家过节来	(31)
十一、火热的祝福	(34)
十二、欢快的芦笙响起来	(38)
十三、寻爱的假期	(41)
十四、迟到的火把节	(45)
十五、祭拜田地	(49)
十六、充满灵性的植物	(53)
十七、松鼠和布谷鸟	(56)
十八、魂 魄	(59)
十九、乌木龙村大寨	(62)
二十、探访大寨的祭祀点	(65)
二十一、迎接亡魂回家来	(68)
二十二、忌讳到田地中的日子	(71)
二十三、走进木厂	(73)
二十四、俐侎人罗石宝	(76)
二十五、为粮食叫魂	(80)
二十六、烧香头	(83)
二十七、哭 婆	(86)

二十八、年幼的孩子定亲了	(89)
二十九、勤劳和智慧的颜色	(92)
三十、朵 希	(95)
三十一、魂附茅草人	(99)
三十二、冥 婚	(103)
三十三、除 秽	(105)
三十四、避 邪	(108)
三十五、归 路	(111)
三十六、祖先若天地	(114)
三十七、神秘的色林	(117)
三十八、山 羊	(119)
三十九、尝新米	(122)
四十、散 福	(125)
四十一、年 猪	(128)
四十二、乡村器乐手	(131)
四十三、俐侎人和烟	(134)
四十四、俐侎阿朵	(137)
四十五、媒 人	(140)
四十六、温馨的港湾	(143)
四十七、这里没有憨斑鸠	(146)
四十八、大 寨	(149)
四十九、俐侎山寨的地名趣事	(152)
五十、赶集的俐侎人	(155)
五十一、俐侎人和茶	(158)
五十二、桑沼哩	(162)
五十三、遗憾和感动	(168)

附 录

一、发现与探寻的魅力 丽江 / 陈洪金	(172)
二、神秘在流淌 四川 / 敬一兵	(175)
三、感动于《秘境探踪》文字之外 四川 / 马 达	(179)
后 记	(183)

一、黑色的召唤

临沧，是镶嵌在祖国滇西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她无时不刻都在迸射着神秘的光泽。在这块秘境里，傣侏人就是其间一道神奇靓丽的风景，不断吸引着外界的眼球。我自幼生长在这块秘境中，工作在这片奇地里，从小就听到过有关傣侏人的传闻。工作后，每到傣侏人聚居区下乡或深入基层采访，就常常见到傣侏人和接触傣侏人。与傣侏人接触时间日益增多，对傣侏人了解日益加深，我越来越发现和觉得，傣侏人部落是秘境当中的秘境，是秘境中的最后秘境。由于经常和文字打交道，我时时萌生着写写这个神秘部落的冲动。

这种冲动，让我时常感觉到有一种急切的召唤，像惊涛拍岸般不止息地重复着。敏感的神经常常被这召唤触动，使我坐立不安，让我心神不宁。我明白，这召唤就来自于神秘的傣侏人部落。我被神秘部落里的奇妙风景吸引，灵魂已经飘荡在傣侏部落的上空，有一种急于和那里的生灵亲近的冲动。召唤不止，我心难平。我知道，召唤的产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光景；而是在悄然流淌的岁月中，在日积月累的



身着民族服装的傣侏人老少在一起

情感中,不断滋生和膨胀的。

召唤是无声的,但我却无时不刻地感到它的存在。让我有如此感觉的原因是因为召唤是有颜色的,那种颜色,就是俐侎部落的代表色,亦即黑色。它常常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时不时出现在我眼前。

我曾经是一名教书匠,任教的学校处在村庄正中,学校周边就是俐侎山寨。因为这个原因,多年以前就见过和接触过俐侎人。印象中,俐侎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一些上了年纪的俐侎人大多不通汉语;男女装束都是一袭黑色,男子头上很少戴装饰,已婚妇女常常头披黑巾,未婚女子则头披花巾;妇女喜欢戴银或铜的耳环和手镯,有的妇女戴的耳环足有碗口大,耳垂被拉得几乎和下巴齐平;很多妇女嗜好抽烟,并且有长长的烟锅。

接触俐侎人之初,我就对这个讲着独特语言、身着黑衣黑裤的民族产生了好奇。因为好奇,我便查看了有关俐侎人的一些资料,从资料中了解到俐侎人其实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他们自称为“俐侎泼”或“俐侎颇”,是云南省临沧市独有的一个族群。据《云南通志》记载:“俐侎蛮,男子好皂衣,面黄黑,善弩猎,每射雀即啖。女子分辫赤足,出外常披花巾,以蔽其身。”《皇朝职贡图》中载:“俐侎蛮,宋以前不通中国,元泰定间始内附,聚处顺宁山箐中。”顺着这些粗线条介绍的指引,我同时还了解到俐侎人民风民俗很独特,有幼子定亲的习俗,有结鬼亲的习俗,有独特的节日礼俗等等。

后来,还是因为工作原因,我接触俐侎人就逐渐多了起来。先后感受过俐侎人的情人节“桑沼哩”,品尝过俐侎人色香味俱全的烤全羊,参观过俐侎服饰织、染工序流程,观看过俐侎人篝火歌舞晚会,目睹过俐侎人祭拜“地公”、“地母”和“田公”、“田母”的情景,还听到过俐侎人充满魔幻色彩的传说和其他风俗,见到过俐侎人阴森神秘的色林。于是,我的好奇心开始升温,探秘之心开始与日俱增。但由于工作关系,探秘最终被搁浅。

再后来,陪着中央媒体“聚焦永德”采访团到俐侎山寨采访。当两百多名中央媒体记者走近神秘的俐侎人部落,两眼迸射出新奇的光芒,频频按动着相机的快门。俐侎人的一些奇风异俗也因此上了电视,进了网络,成了铅字。自此,神秘的俐侎人开始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也逐渐被外界所关注。而此时,我就再也坐不住了,作为一名文字爱好者,我何尝不想深入俐侎人部落,用文字揭开那神秘的面纱呢?尽管已有人捷足先登,但他们大多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神秘的俐侎人部落被揭开的仅是冰山一角。直觉告诉我,再不探秘,更待何时?

陪完采访团记者回到单位后,我眼前就常常晃动着那些黑色的身影。就是在夜里,也常常梦见自己到俐侎山寨采风。我才发现,我探秘的欲望至此已经膨胀到极致,已经进入寝食不安的状态了;我才知道,我是被大地上行走的黑色灵魂有力地牵引着,高声地召唤着。这牵引和召唤让我欲罢不能,使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抛弃杂念,去回应黑色的召唤。

俐侎人充满着神秘。这神秘的面纱,在于他的历史,他是怎样迁徙而来?又是从何迁徙而来?在于他的服饰,为什么他会经常身着黑色衣装?黑色究竟和他有什么关系?在于他的语言,为什么他没有文字?为什么他还能保留着独特的语言?在于他的奇风异俗,为什么会有那些图腾崇拜?为什么会保留着奇特的风俗习惯?我以前思考这些问题,现在这些问题仍然萦绕脑际,这恐怕就是我时刻感应到召唤的根本所在吧。

我最终下定决心,决定前往神秘的俐侎人部落探秘。于是,仲夏,我提起手提电脑,带上相机,背上行李,开启了探秘之旅。我相信,探秘的过程肯定很艰辛,探秘的结果一定会遏制强烈的召唤,一定会让我心满意足和重赴心如止水的状态。

为了回应黑色的召唤,我走进了俐侎人部落,走近了黑色的灵魂。我要融入其中,深入核心。而黑色的召唤也随着我的到来而止,

这个充满灵性和神秘的部落肯定是知道我到来了。它不言不语，一如生活在部落里的含蓄的侏侏人，睁大热情和盼望的眼睛，注视着我的行动。灵与灵的对话，心与心的碰撞，人与人的沟通，我坚信，终会搭起一座桥梁，从外界通向内核，从表皮深入本质。